

追寻闪光的“战斗青春”

——山东青岛志愿者傅中魁寻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故事

■刘朋朋 刘 兵

致敬·心中英雄

晨光温柔地洒落，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一间颇有年头的住房里，弥漫着茉莉花香。

养花的老人叫许京先，今年93岁。见傅中魁前来看望，老人眼中闪着光：“小傅，你换新发型啦？”傅中魁俯身贴近老人耳边：“您也装了新牙，现在吃饭方便了吧？我还给您带了份礼物。”

展开自己提前写好的“寿”字卷轴，傅中魁笑着说：“祝您健康长寿！”

许京先是傅中魁采访的第73位抗美援朝老兵。从4年前第一次拜访老人以来，傅中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老人家中看望，一遍遍听他讲“过去的事”。

2020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、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”纪念章。在即墨区融媒体中心工作的傅中魁，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得知，全区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仅有530人。

“老兵的故事弥足珍贵，我想把他们故事记录下来。”傅中魁向即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自己的想法，得到他们的支持。自此，这位有着30多年新闻从业经历的中年人，以寻访抗美援朝老兵志愿者的身份，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。

目前，傅中魁已寻访400多位抗美援朝老兵。他重点采访了其中75位老兵，并将他们的故事整理成书，还绘制了一张“老兵地图”。近几年，他每年都会对照“老兵地图”，逐一看望这些采访过的老兵。

“老兵地图”里，藏着有血有肉的故事

2021年6月，傅中魁第一次叩开许京先的家门时，因担心老人年纪大了不便交流，心情有些忐忑。看到老人身体硬朗，又十分健谈，他松了一口气。

“新义州被炸得像刚发生过地震，我当时就想，看来想活着回家的念头是不现实了，坚决和敌人拼到底！”说起当年战斗的情景，许京先十分激动，深凹的眼眶里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。

讲完了慷慨激昂的战斗故事，许京先话锋一转，不禁流下眼泪：“在师部医院后山坡，月光下，我看到一大片坟地，那是几百名战友的新坟。现在想想那个情景，我还很难过。”老人悲伤的样子，让傅中魁深受触动。

一问一答中，时间很快过去。那天的采访持续了5个小时，傅中魁的采访本上，记得满满当当。

就这样，每采访一位老兵，傅中魁就在“老兵地图”上记下老兵的姓名、住址。他的儿子傅显扬说：“父亲脑子里也有一张‘地图’，每位老兵住在哪里，有哪些故事，他都能脱口而出。”

前些天，傅中魁带着儿子一起回访老兵江处世。“志愿军官兵能吃苦能拼命，觉得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两个赚一个！”面对“老熟人”的来访，江处世饶有



兴致地再次讲起往事，话语铿锵、目光坚定。

93岁的老兵陈崇义去年犯了两次脑血栓，让傅中魁非常挂念。看到傅中魁走进屋里，卧病在床的陈崇义费力地坐起身来。聊一会儿，老人倚着床头休息一会儿；聊到兴头上，身体就往床前一倾。傅中魁拉着陈崇义的手，把身体贴到老人跟前，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听他讲战斗故事。

陈崇义在朝鲜参加过两次大规模战斗，一次是1953年6月的十字架山战斗，另一次是同年7月的金城反击战。他有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，一次是弹片击中胸前的水壶，一次是子弹正巧擦到皮带上——这两次，他都没有受伤。

与陈崇义交谈，傅中魁发现老人除了讲到“被水壶和皮带救了命”时有些兴奋，其他时候的语气非常平静。“实际上我没有什么功劳。牺牲的战友太多，比起他们，我这些故事算什么？”陈崇义真诚地说。

一次次拜访老兵，傅中魁的采访本上，记满了这些有血有肉的故事。在他看来，这就是“最真实的历史”。

离别时，很多老兵拉着傅中魁的手不舍得松开，与他相约“下回再来”，目光中充满期待。

然而，不是每位老兵都能等到“下一回”。

追赶时间，挖掘更多“历史深处的记忆”

傅中魁寻访过的抗美援朝老兵，最年轻的86岁，最年长的101岁。他坦言，老兵们年事已高，有的吐字不清，有的听力下降，与他们沟通交流比较困难，“近一半的采访是贴在他们耳边，问一句、写一句才完成的”。他偶尔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，但老兵们回忆“战斗青春”时流露出的质朴情感，激励他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。

“自打上世纪50年代回老家种地，我时常回忆在朝鲜打仗时候的事儿，扛不住这些年岁数越来越大，好多事都

忘了，想不起来了……”老兵赵丕山参加过上甘岭战役，担任运输兵。这些年，他忘记了很多战斗细节，但一直记得自己报名时一心想上前线打仗，杀敌立功；“当时一听说安排我干后勤，我就不愿意了，不是来打仗的嘛！”

可看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，他理解了自己的岗位。“后勤运输关乎战争胜败，这话真不假。”在残酷的战斗中，他和战友们共同筑起一条条“打不垮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”。

拜访赵丕山后的第二天，傅中魁又寻访了他的老战友赵光远和黄立佩，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一些赵丕山没有讲过的战场经历。10天后，当他想再次联系赵丕山进行补述时，没想到老人已经过世了。

“我很歉疚，尽管有幸记录了他参加抗美援朝的部分故事，但没有第二次采访是一大憾事……”傅中魁在采访手记里这样写道。此后，他加快了寻访的脚步。

老兵江处世第一次给傅中魁讲战斗故事时，几次掉下眼泪。讲到10多岁给地主放牛时哭了，讲到牺牲的战友时也哭了。江处世的家人说，老人本来不轻易动感情，可面对专程来听他讲战斗故事的傅中魁，他打开了情感的闸门。

尽管傅中魁步履不停挖掘那些“藏在历史深处的记忆”，可时间却不能如他所愿慢下来。他将老兵们的故事整理成书出版时，好几位老兵已经去世了。

傅中魁将书籍赠送给即墨区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，老兵们为此感到欣慰。“我爸走的时候，是抱着这本书走的……”老兵刘承渊的儿子刘宗杰说。

傅中魁对刘承渊印象深刻。当年，刘承渊与战友们在冰天雪地里作战，好多战友被冻伤甚至牺牲，他左右脚各截掉一个小脚趾。10多年前，刘承渊曾去一座陵园的“老战士纪念馆”上寻找牺牲战友的名字。他仰着头找啊找，可没有找到一个相识的名字。老人把脸贴在墙上，热泪长流。

2022年，刘承渊去世。刘宗杰说，父亲是去和他牺牲的战友们“相聚”了。

如今，傅中魁在书中记录下的老兵，已有40位去世。“我还想再多留下些老兵印记。”傅中魁说，他之所以一直和老兵们保持联系，每年逐一回访看望，就是希望挖掘出更多的老兵故事，让更

多人看到他们闪光的“战斗青春”，铭记他们的牺牲与奉献。

老兵的精神，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

“直到看了这本书，我才知道父亲是多么了不起的人，我和孩子永远以他为荣”“当侄子读了爷爷的战斗故事，表示长大后也要去当兵时，我知道，红色家风在传承……”

这些年，许多抗美援朝老兵的后代读过傅中魁写的书后，给他发来短信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老兵们的故事，也在几百公里外得到了回响。

那天，家住江苏省南京市的九旬抗美援朝老兵李守堂给傅中魁打来电话。通话时，老人激动不已，声音不住颤抖。原来，李守堂是书中老兵张敦琨的战友。辗转收到那本书后，老人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字地看，往事历历在目。

李守堂辗转联系到傅中魁，只为了说一句“谢谢”。那次通话让傅中魁愈发清晰地意识到，那份“老兵地图”已经“走出”了即墨，连接起散落在各地的“共同记忆”。

令傅中魁欣慰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寻访老兵的活动中。23岁的儿子傅显扬利用假期给他当助手，照顾行动不便的老兵，还帮忙拍摄。很多年轻志愿者联系傅中魁，和他一起去看望老兵。

据介绍，即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傅中魁整理的书籍赠给全区各中小学校。这些课本之外的真实故事，让历史不再遥远，让爱国主义教育变得更富感染力。

“未来，记录老兵故事的书页可能会泛黄，但随着故事一遍遍被传颂，老兵们的精神会留在人们心里，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。”傅中魁说。

图①：傅中魁（左）与抗美援朝老兵赵开福交流。

图②：傅中魁（右）与抗美援朝老兵刘承渊交流。

图③：傅中魁（右）与抗美援朝老兵傅祖义交流。

受访者供图

本版制图：扈 硕

来扔在地上。队长见状，将馒头皮一捡起来，拿去炊事班加工一下，然后当众吃下去。此后，再也没有人吃饭时撕馒头皮了。

一个周日，晚餐吃面条，对于天天吃米饭的我们来说犹如“打牙祭”，大家胃口大开，连下两锅都一抢而空。第三锅面条抬出来后，队长才笑眯眯地上前挑了一碗。但是，他没有马上吃那碗面条，而是端着碗朝炊事班走去。

“队长去炊事班干吗？”我怀着好奇心尾随而至，发现炊事班长正挖出一勺猪油往队长的面碗里放！

“我们连酱油都没得放，队长他……这不是搞特殊吗？”我一时气急，把这件事写在黑板报上。教导员知道我写的是队长后，立即召开党小组会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队长完全可以解释几句的，可他不多说什么，虚心接受了大家的批评。

后来，炊事班长告诉我，那碗猪油面条不是队长要吃的，而是给三班生病的战士朱云准备的病号饭。我一听，心里既羞愧又忐忑不安。可直到结业前，队长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找过我，反而在我的结业鉴定上亲笔写下“技术优等、心底透明”的评语。

即使离开部队多年，我还会时不时想起队长。军人的标杆是什么样？我想，就是队长的样子。



山西省军区太原第八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干部、103岁抗战老兵赵文科，珍藏着一个边缘有些磨毛、开线的旧文件包。它看似普通，却装过紧急传递的鸡毛信、救命的药品、珍贵的作战地图，承载着老兵的烽火记忆。

这个文件包，也凝结着赵文科对老班长陈来举永生难忘的战友情谊。

1940年，山西省昔阳县陈村，18岁的赵文科靠给地主放牛为生。穷苦的日子如老牛拉磨一般，一圈一圈看不到头。这年夏天，一支八路军队伍来到陈村，将赵文科从当牛做马的日子里解救出来。从成为昔阳县独立营战士的那天起，赵文科一心一意跟党走，发誓要尽全力报答党的恩情。

作为通信员，赵文科常常趁着夜色，独自穿越山野传递情报。荒郊野岭，有时能听到狼的嚎叫。赵文科起初很紧张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，“也就不怕了”。执行任务之外，赵文科积极参加群众工作，平时班里的各种勤务，他也总是抢着干。

艰苦的环境，让赵文科患上肠胃病，身体瘦弱。生病的日子里，班长陈来举的关怀，给了赵文科无限的温暖。老人回忆，那时班长到处为他寻医问药，给他准备病号饭，想方设法悉心照顾，他的身体才慢慢好起来。

对赵文科而言，工作和生活中的班长，既像兄长又像严父。赵文科没上过学，班长一有空就“抓”着他认字，在学习上严格要求。赵文科记忆力好，每次上级有指示，总能“记得门儿清”。班长便常常让他给战友们复述传达，还夸他“聪明能干”，这让赵文科的工作劲头很足。

1940年8月，百团大战打响。赵文科所在的独立营受领任务：破坏昔阳等地的公路和通信线路，袭扰日伪军。

恼羞成怒的敌人疯狂组织“扫荡”，独立营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，官兵一天跑100多里路是常事。赵文科回忆，那时他们的布鞋穿不了多久就磨穿了底，不少战友穿草鞋或干脆打赤脚。粮食供应更是没有保障，每人每天仅有半斤黑豆渣，执行任务时顾不上吃饭就饿着肚子。有一次他们在山中打游击，炊事员煮了些粥，大家用瓦片当碗盛着吃。刚吃到一半，敌人突然逼近，众人立即放下“碗”转移。

“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，要避免锋芒，不打‘呆’仗。时机成熟了，我们也决不退缩，要坚决出击，敢打硬仗。”当年班长的教导，赵文科记忆犹新。

一个冬日，驻扎在一个村庄的独立营，得知日军将进村“扫荡”。情况紧急，官兵连夜在村外山头设伏。数九寒天，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埋伏7小时，直到500多名敌人进入伏击圈。指挥员一声令下，赵文科和战友们使出浑身的劲儿，将手榴弹投向敌群，炸得敌人四下逃窜。

凭借人数和武器上的优势，不一会儿，敌人重新集结凶猛反扑。赵文科和战友们边战边退，将敌人诱入第二伏击点，再次予以痛击。此役，独立营歼敌百余人，但也付出百余名官兵牺牲的惨重代价。有几名战士在子弹打光后，毅然拉响手榴弹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赵文科回忆，那时候打仗，班长总是冲在前面。有一天清晨，班长带他执行袭扰任务。为甩开追来的敌人，他们躲在山洞旁的石洞里。身处险境之中，班长压低声音对他说：“今天正式告诉你，你已被支部表决通过并报营党委批准为共产党员。即使咱们这次‘光荣’了，你也是党员的身份。”那一刻，赵文科激动难言。石洞阴暗，但他心中充满光明，战斗的决心意志更加坚定。

那次脱险后不久，班长郑重地将一个文件包送给赵文科：“小赵，这是我在战斗中缴获的鬼子的文件包，组织批准我留用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。”赵文科接过文件包，包不重，但他觉得沉甸甸的。在赵文科看来，这个文件包，承载着班长的信任与期许。

他无法释怀的是，几个月后，班长在执行任务时英勇牺牲。那一次，班长奉命外出侦察，与鬼子狭路相逢。久等班长未归，心急如焚的赵文科四处寻找，最终发现班长的遗体。他趴在班长身上，胸口堵得喘不上气，哭了很久很久……

从那以后，班长送的那个文件包，在赵文科眼中更加意义非凡。他将文件包带在身边，风里雨里，一次次勇敢地完成任务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，赵文科任由热泪淌过脸颊。他将帽子抛向天空，大声呼喊：“班长，战友们，咱们赢了！”

岁月流逝，赵文科小心珍藏着那个文件包，不时拿出来看一看。他经常给儿孙讲班长的故事，讲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，告诉他们：“生活好了，也得记着根在哪儿。”

今年9月3日，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。守在电视机前收看直播，赵文科深情地告慰班长：“您看，咱们的队伍多雄壮，咱们的装备多先进！过去咱们想都不敢想的事，如今都实现啦！”

抗战老兵赵文科深情告慰牺牲的老班长——
您看，咱们的队伍多雄壮！

■王柔溪 苏林和 中国军网记者 杨 晶



赵文科近照。 受访者供图

在执行任务时英勇牺牲。那一次，班长奉命外出侦察，与鬼子狭路相逢。久等班长未归，心急如焚的赵文科四处寻找，最终发现班长的遗体。他趴在班长身上，胸口堵得喘不上气，哭了很久很久……

从那以后，班长送的那个文件包，在赵文科眼中更加意义非凡。他将文件包带在身边，风里雨里，一次次勇敢地完成任务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，赵文科任由热泪淌过脸颊。他将帽子抛向天空，大声呼喊：“班长，战友们，咱们赢了！”

岁月流逝，赵文科小心珍藏着那个文件包，不时拿出来看一看。他经常给儿孙讲班长的故事，讲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，告诉他们：“生活好了，也得记着根在哪儿。”

今年9月3日，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。守在电视机前收看直播，赵文科深情地告慰班长：“您看，咱们的队伍多雄壮，咱们的装备多先进！过去咱们想都不敢想的事，如今都实现啦！”

（站）、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，了解烈士褒扬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；与抗战老兵、英烈后人、“最美退役军人”以及“兵支书”等座谈交流，重温抗战历史，聆听奋斗故事，挖掘典型事迹。

据介绍，此次活动旨在充分利用红色资源，讲好抗战故事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，同时展示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形象，在全社会营造“尊崇军人职业、尊重退役军人”的浓厚氛围。

曾在军旅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们从团里到师部通信训练大队参加集训。大队长姓林，原本在通信处任副处长，集训期间担任大队负责人。平时，我们很少喊他的姓，都亲切地称他“队长”。

队长很瘦，一阵风好像就能把他刮倒。可他又像一根标杆，一直扎扎实实、稳稳当当地立在训练大队里。

我有个习惯，提前1小时起床锻炼身体，哪怕天公不作美，也始终坚持。没想到，队长比我起得还早。当我披着朝霞来到训练场，他已经开始训练了。不过，他练的不是体能，而是攀电杆。

攀爬水泥电杆，是我们通信兵的训练难题，尤其是下雨天，沾满泥水的铁制脚扣在水泥电杆上像打滑的车

轮，即便使出浑身力气也很难爬上去。

这个课目，让我们20岁出头的年轻人都常常望杆兴叹，可已是天命之年的队长就是不信邪。他一有空就围着那光秃秃、滑溜溜的水泥电杆转悠、琢磨，即使手磨出泡、脸磕破皮，他也攀爬不辍，要为我们寻找破解之法。

平日里，不管是训练还是管理，队长言语都不多，很少用大道理教育我们。可从他身上，我们分明感受到以身作则、行胜于言的力量。

爬山和5公里越野是我们早操的主要内容。队长身体单薄，又患有哮喘，可他仍然坚持和我们一起出操，有时甚至还跑在队伍前头。训练大队没有自来水，生活用水要到几百米开外的河里去挑。队里规定，每个班负责挑水一天，轮流进行。队长不仅把队部勤杂人员排进挑水名单，而且每当轮到队部挑水时，他也从不落下。

标杆

■莫光书